卻掃編/卷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上 ◄

卻掃編
卷中

► 卷下

卷中

國朝以來，凡政事有大更革，必集百官議之，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，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。熙寧初，議貢舉、北郊猶如此，後厭其多異同，不復講。及司馬溫公為相，欲增損貢舉之法，復將使百官議，因自建經明、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，欲並議之。草具將上，先與范丞相謀，范公曰：「朝廷欲求眾人之長而元宰先之，似非明夷涖眾之義，若已陳此書而眾人不隨，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；若眾人皆隨，則相君自謂莫已若矣，然後諂子得志於其間而眾人默而退。媚者既多，使人或自信如莫已若矣，前車可鑒也。不若清心以俟眾論，可者從不可者更，俟眾賢議之如此，則逸而易成，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。若先漏此書之意，則諂者更能增飾利害迎於公之前矣。」溫公不聽卒白而行之。范氏家集載此書甚詳。

故事，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繇，必傳宣撫問。宣和間，先公守南都，地當東南水陸之衝，使傳絡繹不絕，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。故嘗有《謝表》曰：「天閽夢回，必有感恩之淚；日邊人至，常聞念舊之言。」後因生日，府掾張矩臣獻詩曰：「幾回天閽夢，十走日邊人。」蓋用表語也。矩臣退傅家，好學，喜為詩。先公為相時，欲稍薦用之，已卒矣。

舊制：凡掌外制必試而後命，非有盛名如楊文公、歐陽文忠、蘇端明未嘗輒免，故世尤以不試為重。然故事：苟嘗兼攝，雖僅草一制亦復免試。渡江後，從班多不備官，故外

制多兼攝者，及後為真，皆循例得免。近歲有偶未兼攝而徑除者，又特降旨免試焉。

國朝宰相執政既罷政事，雖居藩府，恩典皆殺。政和中，始置宣和殿大學士，以蔡攸為之，俸賜禮秩悉視見任二府。其後踵之者其弟修、其子行，而孟昌齡、王革、高伸亦繼為之，然皆領宮觀使或開封府殿中省職事，未嘗居外。及革出鎮大名，仍舊職以行，而恩典悉如在京師。其後蔡靖以資政殿學士知燕山府，久之亦進是職，再任恩數加之，雖前宰相亦莫及矣。

先友崔陟字浚明，年未二十舉進士。待試京師，一夕夢人告曰：「汝父攘羊，恐不復見汝登科矣。」及寤，意大惡之。既果被黜還家，見有羊毛積後垣下，問何自得之，其父曰：「昨有羊突入吾舍者，吾既烹而食之矣。」陟因大驚而不敢言所夢。未幾，其父卒。後數年乃登第，後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，仕宦連蹇不進。先公領裕民局，辟為檢討官。未幾局罷，後以宿州通判終。

宗室士東字明發，少好學，喜為文，多技藝。嘗畫韓退之、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為《高軒過圖》，極蕭灑，一時名士皆為賦之。又嘗學書於米元章，予嘗見所藏元章一帖曰：「草不可妄學，黃庭堅、鍾離景伯可以為戒。」而魯直集中有答僧書云：「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，不必同蘇翰林玄論也。」乃知二公論書素不相可如此。

程嗣真字儒臣，文簡公之子也。少喜學書，自謂獨得古人用筆之妙，嘗評近代能書者曰：「蘇才翁書筆勢遲怯，吳越人無識頗學之，自余為辨之後，此間人亦知非也。蔡君謨但能模學前人點畫，及能草字而已。周子發書妙出前輩，至於草書殊未得自悟之意。古人自悟者，惟張旭與余而已。」錢塘關氏蓄其書數卷，信為高古，今世不復見矣。

張友正字義祖，退傅鄧公之子。自少學書，常居一小閣上，杜門不治他事，積三十年不輟，遂以書自名，神宗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。予頃在館中，與其族孫巨山同舍，嘗出所藏義祖家書數卷，每幅不過數十字便了，詞語皆如晉宋間人。蓋閱古書之久，不自知其然也。

杜岐公既致仕，還家。年已七十，始學草書，即工。余嘗於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：「草書之法當使意在筆先，筆絕意在為佳耳。」筆勢縱逸有如飛動，紙尾書「時年七十八」字。又見有少時所節《史記》一編，字如蠅頭，字字端楷，首尾如一。又極詳備，如《禹本紀》九州所貢名品，略具蘇子瞻作《李氏山房記言》，余猶及見。老儒先生自

言其少時欲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而不可得，幸而得之，皆手自書，日夜讀誦，惟恐不及，正此類邪。

蘇丞相子容留守南都。劉丞相莘老簽書判官事時年尚少，蘇公大器愛之。元祐中，劉公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，蘇公為尚書左丞，同秉政。嘗因祠事各居本省致齋，劉公有《夜直中書省寄左丞子容公詩》曰：「膺門早歲預登龍，儉莫中間托下風。敢謂彈冠煩貢禹，每思移疾避胡公。論文青眼今猶在，報國丹心老更同。夜直沉迷坐東省，齋居清絕望南宮。」蘇公和曰：「五年班綴望夔龍，曾托帡幪庇雨風。末路自憐黃髮老，早時曾識黑頭公。升沉不改交情見，出處雖殊趣舍同。謾扣蕪音答高唱，終慚下管應清宮。」蘇門下子由時為右丞，亦和曰：「雷雨年年起臥龍，穆然台閣有清風。一時畫諾雖云舊，晚歲籲俞本自公。鬆竹經寒俱不改，鹽梅共鼎固非同。新詩和遍東西府，律呂更成十二宮。」時朝廷和此詩者甚眾，往往見於名士文集中。

神宗患本朝《國史》之繁，嘗欲重修《五朝正史》，通為一書，命曾子固專領其事，且詔自擇屬官。曾以彭城陳師道應詔，朝廷以布衣難之，未幾撰《太祖皇帝總敘》一篇以進，請係之《太祖本紀》篇末，以為《國史》書首。其說以為大祖大度豁如、知人善任使，與漢高祖同，而漢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。因具論之，累二千餘言。神宗覽之，不悅曰：「為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，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王較優劣乎！且一篇之讚已如許之多，成書將復幾何？」於是書竟不果成。

祖宗時，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，一使臣一官者，屬官也，每季得奏事京師。軍旅之外，他無所預。徽宗朝，易名廉訪使者，仍俾與監司序官，凡耳目所及皆以聞，於是與帥臣抗禮而脅制州縣無所不至，於是頗患苦之。宣和中，先公守北門，有王褒者，宦官也，來為廉訪使者，在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，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，極相親事。會入奏回，傳宣撫問畢，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，上意甚悅，行召還矣。先公退語諸子，意甚恥之，故《謝表》有曰：「老若李庸𠔃，久自安於外鎮；才非蕭傅，敢雅意於本朝。」長兄惇義之文，蓋具著先公之意也。

方王氏之學盛時，士大夫讀書求義理，率務新奇，然用意太過，往往反失於鑿。有稱老杜《禹廟》詩最工者，或問之，對曰：「『空庭垂橘柚』謂厥包橘柚錫貢也，『古屋畫龍蛇』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，此皆著禹之功也，得不謂之工乎？」

崇寧初，蔡太師持紹述之說。為相，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，指為謗

訕而投竄之。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，謂之「黨籍碑」，且將世世錮其子孫。其後再相也，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為說。葉左丞為祠部郎，從容謂之曰：「夢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，今舉籍上書之人名氏刻之於石，以昭示來世，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。」蔡大感寤，其後黨禁稍弛而碑竟仆焉。胡尚書直孺聞之，歎曰：「此人宜在君側。」

祖宗時，有官人在官應進士舉謂之「鎖廳者」，謂鎖其廳事而出。而後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謂之「鎖中」，甚無義理。

《漢書・食貨志》鹽鐵丞孔僅咸陽言：「山海，天地之藏，宜屬少府，陛下弗私，以屬大農佐賦。願募民自給費，因官器作鬻鹽，官與牢盆。」注蘇林曰：「牢，價直也，今世言顧手牢。」如淳曰：「盆，鬻鹽盆也。鬻，古煮字，今煎鹽之器謂之盤，以鐵為之，廣袤數丈，意盆之遺制也。」今鹽場所用皆元豐間所為，製作甚精，非官不能辦。然亦有編竹為之而泥其中者，烈火然其下而不焚，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。

韓忠獻公罷相，初授守司徒兼侍中、鎮安、武勝軍節度使，公引故事，以為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授兩鎮，臣若逾越常制，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。神宗不從，固辭，至於再三，乃改授淮南節度使。元豐間，文潞公加兩鎮，亦不敢拜。

陳正字無已，世家彭城，後生從其遊者常十數人。所居近城，有隙地林木，間則與諸生徜徉林下，或愀然而歸，徑登榻，引被自覆，呻吟久之。矍然而興，取筆疾書，則一詩成矣。因揭之壁間，坐臥哦詠，有竄易至月十日乃定。有終不如意者，則棄去之，故平生所為至多，而見於集中者才數百篇。今世所傳率多雜偽，唯魏衍所編二十卷者最善。

魏衍者字昌世，亦彭城人，從無已遊最久，蓋高弟也。以學行見重於鄉里，自以不能為王氏學，因不事舉業，家貧甚，未嘗以為戚，唯以經籍自娛。為文章操筆立成，名所居之居曰「曲肱軒」，自號「曲肱居士」。政和間，先公守徐，招置書館，俾余兄弟從其學，時年五十餘矣，見異書猶手自抄寫，故其家雖貧而藏書亦數千卷。建炎初死於亂，平生所為文今世無復存者，良可歎也。

魏昌世言無已平生惡人節書，以為苟能盡記不忘固善，不然徒廢日力而已。夜與諸生會宿，忽思一事必明燭翻閱得之乃已。或以為可待旦者，無已曰：「不然，人情樂因循，一放過則不復省矣。」故其學甚博而精，尤好經術，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。

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，客或問曰：「待制閑居何以遣日？」正色對曰：「君子進德修業，唯日不足，而可遣乎！」

曾尚書楙喜理性之學，中年提舉淮西學事，遊五祖山，憑欄忭 兄若有所得者，因為偈曰：「四大本空，五蔭皆蘊。靈台一點，常現圓明。」

舊制：輔臣典藩，監司客位下馬，就廳上馬。先公頃在北都時，諸使者守此制甚謹，每相訪，將起，必牽馬就廳，索轎再三乃敢登轎。

韓獻肅公再相，其弟黃門公在翰苑當制。其後曾丞相子宣拜相時，其弟子開為翰林學士當制。初子開除吏部郎中，子固掌外制，告祠子固為之。近歲中書舍人當制而兄弟有除授，多引嫌，俾以次官行。

《新唐書》初成時，韓忠獻公當國，以其出於兩人，文體不一，恐惑後世，遂建請詔歐陽文忠公別加刪潤以一之。公固辭，獨請各出名，從之。王銍云。

劉義仲字壯輿，道原之子也。道原以史學自名，義仲世其家學，嘗摘歐陽公《五代史》之訛誤為糾繆，以示東坡，東坡曰：「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，王荊公謂余曰：『歐陽公修《五代史》而不修《三國志》，非也，子盍為之乎？』余固辭不敢當。夫為史者，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，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邪！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托者，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。」

乾德二年，以兵部侍郎呂餘慶、薛居正並本官參知政事。先是已命趙普為相，欲命居正等為之副而難其名稱，詔問翰林承旨陶穀，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？對曰：「唐有參知政事，參加機務故以命之，仍令不宣制、不押班、不知印、不升政事堂，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，殿庭別設磚位於宰相後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，月俸雜給半之。」蓋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與普齊也。史臣錢若水等曰：「按唐故事，裴寂為右僕射參知政事，杜淹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，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政，蕭瑀為特進參議政事，劉洎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，劉幽求為中書舍人參知機務，然並宰相之任也。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，既而謂崔知溫曰：『待舉等曆任尚淺，未可與卿等同稱。』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，以此言之，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。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為對，翻以參知政事為下丞相一等，穀失之矣，議者惜之。」余以謂凡此官稱皆唐一切之制，非有高下、等級著為定令也，亦何常之有。至唐中葉以後，雖左右僕射不兼平章事皆不

為宰相，則平章之重也久矣，故本朝因之。既政事自中書門下出，則平章事固中書門下之長官也。御史臺自為風憲之地，今一旦以御史大夫廁於中書門下之列，獨不為紊亂乎？如必用漢制者，則丞相以下舉易其名可也，史臣之論亦未為允。

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，待制、修撰乃在官下。宣和間，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，時寄祿官已至特進，故特結銜在官下，其後遂為故事，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。

詩人之盛莫如唐，故今唐人之詩集行於世者無慮數百家，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，嘗以示王介甫，且俾擇其尤者。公既為擇之，因書其後曰：「廢日力於斯良可歎也，然欲知唐人之詩者，隻此足矣。」其後此書盛行於世，《唐百家詩選》是也。

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鷗德符，嘗請問作詩之要，崔曰：「凡作詩工拙所未論，大要忌俗而已。天下書雖不可不讀，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。」去非亦嘗語人，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慎不可讀者，有不可不讀者。慎不可讀者，梅聖俞；不可不讀者，陳無已也。

滕龍圖達道布衣時，嘗為范文正公門客。時范公尹京，而滕方少年，頗不羈，往往潛出狹邪縱飲，范公病之。一夕至書室中，滕已出矣，因明燭觀書以俟，意將愧之，至夜分乃大醉而歸，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，滕略無懾懼，長揖而問曰：「公所讀者，何書也？」公曰：「《漢書》也。」復問：「漢高祖何如人公？」逡巡而入。

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，表略曰：命相之難為邦所重，惟皇盛世尤慎，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，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。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，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，繼踵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，通前凡八十人焉。

王荊公、司馬溫公、呂申公、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，特相友善，暇日多會於僧坊，往往談燕終日，他人罕得而預，時目為「嘉祐四友」。

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，程正叔居里中，謂門人曰：「吾聞呂吉甫之為人久矣而未識其面，明旦西去必經吾門，我且一覘之。」迨旦，了無所聞，詢之行道之人，則曰：「過已久矣，而道旁多不聞者。」正叔歎曰：「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，而能使悄然無聲，馭眾如此可謂整肅矣。其立朝雖多可議，其才亦何可掩也！」

太僕寺總諸馬監斥賣糞土，歲入緡錢甚多，常別籍之以待朝廷不時之須。紹聖間，宗室令鑠為太僕卿，性勤吏事，檢核出納未嘗少怠，吏不能欺，居數年積錢倍於常時，至數十萬緡。一日與其貳以職事同對哲宗，問：「閒馬監積錢甚多，其數幾何？」令鑠唯唯，再問，則對曰：「容契勘別具奏聞。」既退，其貳怪之，問曰：「公平時鉤校簿書如此其勤，今日上問奈何不以實對？」令鑠歎曰：「天子方富於春秋，以區區馬監而聞積錢如此，其多謂天下之富稱是，吾故不對，懼啟上之侈心也。」貳謝非所及。此事先公言之。

政和中，杜相充以列卿使遼時，新更左右僕射為太宰、少宰，既至虜館，伴者問：「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據乎？」杜曰：「曾讀《周禮》否？」虜不悅曰：「《周禮》豈不嚐讀正！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則天官之長也，小宰、中大夫二人其屬耳，安得相抗而為二宰哉！」杜無以應，及還，以失言被黜。

近歲使相節度使惟加檢校，封邑則降麻。若除知判州府，止舍人命詞領宮觀，又止降敕。

唐中葉以後，宰相兼判度支最為重任。國朝開寶五年，嘗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、江南諸路水陸轉運使，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荊湖、廣南諸路水陸轉運使。明年薛拜相，仍領轉運使事。又命平章事沈義倫兼提點劍南轉運使，蓋襲唐之遺制也。仁宗朝司馬溫公為諫官，以天下財用不足建請置總計使，用輔臣領之，以總天下之財。紹興初，孟觀文庚以參知政事兼總制戶部財用，然不入銜。

？宣和中，三公三孤皆具。太師三人：蔡京、童貫、鄭紳；太傅一人：王黼；太保二人：鄭居中、蔡攸；少師一人：梁師成；少傅一人：余深；少保二人：鄧洵武、楊戩。

景德四年，詔皇侄武信軍節度使惟吉立班在鎮安軍節度使石保吉之上。惟吉、保吉俱帶平章事而保吉先拜，真宗令史館檢討故事，準唐武德中詔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，從之。今職制令敘位以國姓為上，雖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。

余頃見史院《神宗國史稿・富韓公傳》，稱少時范仲淹一見以王佐期之，蔡太師大書其旁曰：「仲淹之言，何足道哉！」

宣和中，王鼎為刑部尚書，年甫三十，時盧樞密益、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並多髯，王嘲之曰：「可憐吏部兩胡盧，容貌威儀總不都。」盧尚書應聲曰：「若要少年並美貌，

須還下部小尚書。」聞者以為快。

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，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。以分至日不設椅桌，唯用平麵席褥，不焚紙幣，以子弟執事，不雜以婢僕，先事致齋之類頗為近古。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，參酌而用之，名曰《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》，其法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，如分至之外，元日、端午、重九、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，以為雖出於世俗，然孝子之心不忍違眾而忘親也，其說多近人情，最為可行。

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，嘗暑月與其婿王鞏同飯，命鞏褫帶而已，衫帽自如，鞏顧見不敢。公曰：「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，一飯皆君賜也，享君之賜敢不敬乎？予自食某之食，雖衩衣無害也。」

范忠宣公守許昌，鄒侍郎志完為教授，嘗因宴集吏請樂語，公命鄒為之，鄒辭以為備官師儒而為樂語，恐非所宜，公深引咎謝焉，自是大相知。元符中，鄒以諫官論立後事，由是知名，然世所傳疏其辭詆訐，蓋當時小人偽為之以激怒者也。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，且繳《元疏》副本上之，詔以付史館。予嘗得見之，緩而不迫、薰然忠厚之言也。

李修撰夔，丞相綱之父也，政和中除守南陽，迓者至，問帑廩所積幾何？吏對尚可支半年，夔驚曰：「吾聞國無三年之儲，國非其國也，今止半年，何可為哉！」即日上章請宮祠。

趙畯字德進，宋城人，少治《易》。時龔深甫《易解》新出，世未多見，畯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，則徒步往見，獨攜餅十數枚以行。既至其門，求見主人，問以借書之事，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，畯辭曰：「所為來者欲見《易解》耳，非乞食也。」主人嘉其意，方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。畯闔戶晝夜寫錄，饑則啖所攜之餅，數日而畢，歸書主人，長揖而還。先公應舉時與之同場屋，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，叩門久方應。窺其何為，則抄書如平時，其勵志如此。後數年始登科，然迄以剛故寡所合。先公初秉政，薦為敕令所刪定官，方改京秩。晚節益不喜仕，築室南都城北，杜門不交人事，有園數畝，雜植花木，日居其間，鄉人目之為「獨樂園」。然晚復再娶，年頗相懸，劉待制器之戲曰：「豈謂『獨樂園』中乃有『少室山人』乎？」建炎初，鄉人競為遷徙計，畯獨留鄉里自如，及劉豫僭號起為郎官，聞命不食數日而卒，時年七十餘矣。

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，內則如樞密使、副使、三司使，外則如轉運使、副使、提點

刑獄皆然。官制後悉移在下，惟奉使外國者猶如故。近歲皆在下矣。

吳少宰敏政和間為中書舍人，年方二十八，後為給事中，罷。宣和末年復召為給事中，內禪之夕驟拜門下侍郎，未幾遷知樞密院，明年遂拜少宰，時三十八。數月之間周曆三省、樞密院，頃所未有也。

范僕射宗尹為參知政事時年三十一，拜相時三十二，卒時三十九，然有五子，皆已娶婦，兼有孫數人。論者謂其享年雖不永，而人間之事略備，豈物理亦有乘除也歟！

劉貢甫舊與王荊公遊甚欵，荊公在從班，貢甫以館職居京師，每相過必終日。其後荊公為參知政事，一日貢甫訪之，值其方飯，使吏延入書室中，見有稿草一幅在硯下，取視之，則論兵之文也。貢甫性強記，一過目輒不忘，既讀復置故處。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，徑入其便坐非是，因復趨出待於廡下。荊公飯畢而出，始復邀入，坐語久之，問貢甫近頗為文乎？貢甫曰：「近作《兵論》一篇，草創未就。」荊公問所論大概如何？則以所見稿草為己意以對。荊公不悟其嘗見己之作也，默然良久，徐取硯下稿草裂之。蓋荊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之表，苟有能同之者，則以為流俗之見也。

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，居許下，多杜門不通賓客。有鄉人自蜀川來見之，伺候於門，彌旬不得通。宅南有叢竹，竹中為小亭，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。鄉人既不得見，則謀之閽人，閽人使待於亭旁。如其言。後旬日果出，鄉人因趨進，黃門見之大驚，慰勞久之曰：「子姑待我於此。」翩然復入，迨夜竟不復出。

范忠宣謫居永州，客至必見之，對設兩榻，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，徑就枕，亦授客一枕，使與己對臥。數語之外，往往鼻息如雷，客待其覺，有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。

先公守南都時，有直秘閣張山者，開封人，判留司御史臺事，年八十餘矣。視聽、步履、飲食悉如少壯，或問何術至此？曰：「吾無他術，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，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。其法用香附子、薑黃、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，辰起空心服三四錢，名『降氣湯』。以為人所以多疾病者，多由氣不降，故下虛而上實，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。鄉人有效之者，或返致虛弱，蓋香附子、薑黃瀉氣太甚，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效如此？意其別有他術，特托此藥以罔人。及渡江，見一武官王升者，亦七十餘矣，康強無疾。問何所服食，則與山正同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，不可強也。

《唐史》載姚崇為相與張說不協，他日朝崇曳踵為有疾狀，帝召問之，因得留語。又蔣伸為翰林學士，宣宗雅愛伸，一日因語合旨，三起三留，曰：「他日不復獨對卿矣。」伸不喻，未幾以本官同平章事。以此言之，則唐宰相不得獨對矣。本朝宰執曰「同進呈公事」，遇欲有所密啟，必先語閣門使奏知，進呈罷乃獨留，謂之「留身」，此與唐制頗異。

趙康靖公概既休致，居鄉里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：幾上一貯黃豆，一貯黑豆，一空。又間投數豆空器中，人莫喻其意，所親問之，曰：「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，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，用以自警。始則黑多於黃，中則黃多於黑，近者二念俱忘，亦不復投矣。」

仁宗一日語輔臣曰：「聞富弼在青州以賑濟流民為名，聚眾十餘萬人，且為變，如何？」眾未及對，時王文安公堯臣為參知政事，越次進曰：「陛下何以知之？」仁宗曰：「姑言何以處，無問所從得也。」公固請不已，仁宗曰：「有內臣出使回言之。」公曰：「富弼本以忠義聞天下，豈應有此！但內臣敢誣大臣而罔主聽如是，不治則亂之道也。」仁宗寤，立黜宦者。

功臣號起於唐德宗時，朱泚之亂既平，凡從行者悉賜號「奉天元從定難功臣」，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，浸相踵為故事。本朝循此制，宰相、樞密使初拜，賜焉；參知政事、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，遇加恩乃有之，刺史以上止加階勳，勳高者亦或賜。中書、樞密賜「推忠協謀同德佐理」，餘官則「推誠保德奉義翊戴」，掌兵則「忠果雄勇宣力」，外臣則「純誠順化」，每以二字協意，或造或因，取為美稱。宰臣初加即六字，餘並四字，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，多者有至十餘字，又有「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忠亮節」之號，文武迭用焉。中書、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，亦有不改者。其諸班直、禁軍將校賜「拱衛供奉」之號，遇加恩但改其名，不過兩字。元豐中，神宗既累卻群臣尊號之請，大臣將順因請並罷功臣之名，詔從之。近歲始復以賜大將，皆創為之名，非復舊制矣。

元豐官制既罷館職，獨置秘書監少監，丞郎、著作郎、佐郎、校書郎、正字，謂之「秘書省職事官」，然不兼領他局，專以校仇、著撰為職。元祐間復置館職，又詔輔臣悉舉所知策試於學士院，已乃隨官秩資序或授以秘閣集賢校理，或領內外職任，不必專在館中。校書郎、正字凡試中者，滿二年乃授校理。紹聖初，復罷之。建炎間，張參政守建請復召試館職，然既試止除秘書省職事官，而校理直院之職迄不復置，蓋考之不詳也。

元祐執政大抵欲參用祖宗官制，既復館職，又俾侍從官咸帶職為之。任尚書二年乃除直學士，御史中丞至諫議大夫滿一年除待制，而以職為行、守、試。時議者多以為無益事實而徒為紊亂。然余觀元豐官制，既職事官各有雜壓，則既上者不可以復下，故自六尚書、翰林學士而除中丞，六曹侍郎而除給舍諫議，非不美而不免為左遷，若使帶職而為之，則無此嫌矣。如蘇黃門自翰苑除中丞帶龍圖閣學士，鄭閎中穆嘗為給事中，後復以寶文閣待制為國子祭酒，及前執政入為尚書，皆帶殿學士之類。既近於為官擇人之義，且於人品秩無傷，此則帶職為便，其餘自依官制可也。

在京局務各隨其類有所隸，給事中本通進銀台司之任，則進奏院隸焉。諫官以言為職，所以通天下之壅塞，則登聞鼓院檢院隸焉。秘書省著作局掌書日曆，則太史局隸焉。太常禮樂之司，則教坊隸焉。

包孝肅公之尹京也，初視事，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。公徐命闔府門，令吏列坐階下，枚數之，以次進。取所持案牘遍閱之，既閱，即遣出數十人，後或雜積年舊牘其間，詰問辭窮。蓋公素有嚴明之聲，吏用此以試且困公，公悉峻治之，無所貸。自是吏莫敢弄以事，文書益簡矣。天府雖稱浩穰，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為，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為最者，得省事之要故也。

元祐初再復制科，獨謝悰中格特賜進士出身補大郡職官，悰具狀辭免云：「所有告敕未敢祗受。」而以「祇」為「祗」，以「受」為「授」，士大夫間傳以為笑。諫官劉器之疏論之曰：「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，為嚴挺之所譏而罷，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，初復制舉，豈容有『祗授』賢良乎？」悰字公定，希深之孫，亦有文采，「祗授」蓋筆誤也。

熙寧間蘇丞相奉使契丹，道過北京，時文潞公為留守。燕會欵，文公因問魏收有「逋峭難為」之語，人多不知「逋峭」何謂，蘇公曰：「聞之宋元憲公云《事是本經》，蓋梁上小柱名，取有折勢之義耳」。蘇公以文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，乃用是語為一詩紀席上之事獻文公曰：「高燕初陪聽拊鼛，清譚仍許奏揮犀。自知伯起難逋峭，不及淳於善滑稽。舞奏未終花十八，酒行先困玉東西。荷公德度容狂簡，故敢忘懷去町畦。」

公卿三品以上既薨，其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請謚，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，博士撰議。考功審覆刺都省集合省官參議，具上中書門下，宰臣判準始錄奏聞，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，省官有異議者，聽具議以聞。然故事集議日請謚之家例設酒饌，厥費不貲，或者憚此因不復請。景祐中，宋宣獻公判都省，建言：「考行易名用申勸沮，而饗

其私饋，頗非政體，請自今官給酒食。」從之。然亦有其家不自請而人為之請而得謚者，若楊侍讀徽之既卒，久之，其外孫宋宣獻公為請而謚「文莊」；宋尚書祁既薨，張安道為請而謚「景文」；張公既薨，遺命毋得請，而蘇黃門子由援此二例為言，遂謚「文定。」兵興以來，請謚之禮幾廢，張慤中書卒，汪翰林藻為之請，遂謚「忠穆」，然有司自定而已，非復集官參議。

國朝以來，凡謚者多褒其善而已，未有貶其惡者，惟錢文僖惟演初請謚，博士張環議以為惟演嘗坐黨附外戚及妄議祔廟，為憲司所糾左降偏郡，位兼將相而貪慕權要，因合「敏而好學」、「貪以敗官」二法，謚曰「文墨。」其子曖訴於朝，禮官議以為惟演自左降後能率職自新，應「追悔前過」之法，宜謚曰：「思。」其後曖等復訴不已，竟改「文僖」。陳執中丞相初請謚，韓持國黃門時為博士，合「寵祿光大」、「不勤成名」二法，謚之曰「榮靈」。張文定公疏論其非，因詔太常再議，眾禮官議應「不懈於位」之法，曰「恭」，考功楊南仲請謚曰「恭襄」，何剡密直請謚為「厲」，屯田員外郎黃師旦乞謚為「榮」，尚書省眾議從「恭」，詔從眾議。

凡侍從官以上乞致仕者，雖優進官資而不許帶職。熙寧中始許致仕者仍帶舊職，於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學士致仕。未幾，歐陽文忠公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，會韓魏公寄詩賀之，公和篇曰：「報國勤勞已蔑聞，終身榮遇最無倫。老為南畝一夫去，猶是東宮二品臣。侍從籍通清切禁，嘯歌行作太平民。欲知貪舊君恩厚，二者難兼始兩人。」蓋謂是也。官制行，職事官致仕仍許帶職事官，著為令。

唐制：禮部郎官掌百官箋表，故謂之「南宮舍人」。國朝常擇館閣中能文者同判禮部，便掌箋表，有印曰「禮部名表之印」。王文恭珪初以館職為之，其後就轉知制誥，又就遷學士，仍領，辭不受曰：「御史中丞歲時率百官上表，而反令學士、舍人掌詔誥之臣主為繕辭定草，既輕重不倫，亦事體未便。今失之尚近，可以改正，欲乞撿會舊例，以禮部名表印擇館職中有文者付之，則名分不爽矣。」議者是之。及官制行，遂復唐之舊云。

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為館職，家貧甚，僮僕不具，多躬執賤役。一日，自秣馬。會例賜御書，使者及門適見之，嗟歎而去。歸以白上，上大驚異，他日以語宰相，遂命知廣安軍。劉原甫為賦詩美其事。熙寧中為知制誥，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，與宋次道、蘇子容俱得罪，於是名益重。云：「待詔先生窮巷居，簞瓢屢空方晏如。自探井臼秣羸馬，卻整衣冠迎賜書。王人駐車久歎息，天子聞之動顏色。飽死曾不及侏儒，牧民會肯輸筋

力。詔書朝出蓬萊宮，繡衣還鄉由上衷。君今已作二千石，亦復將為第五公。」右原甫贈才元詩也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